



“炅”与“热”

“炅”字，(音 jiǒng)《说文》释为“见也。从火日”，《广韵》释为“光也”。《辞海》释炅：① 光明。② 热。此字在《素问》中多见，如《举痛论》：“寒气客于脉外……得炅则痛立止。”王冰注：“炅，热也”；《太素》注“炅”曰：“炅音桂，热也。”原文炅与寒相对来看，解释为热是不成问题的。

此字非仅解释作热，而且可以直接写作热。《举痛论》又说“炅则腠理开，荣卫通，汗大泄，故气泄”；《太素》炅作“热”。又《长刺节论》中多处炅字与热字交互应用，其义则一。其中“病在筋炅病已”一句《甲乙》炅作热，可见二字可以换用。又“病风且寒且热，炅汗出……”一句，《太素·杂刺》载无“热”字，似较《素问》为宜。

此字杨上善音作“桂”，是从《广韵》“古惠切”而来，从原文的韵律分析，似不宜读此音。《疏五过论》有一段协韵文字：“尝富大伤，斩筋绝脉；身体复行，令泽不息，故伤败结；留薄归阳，脓积寒炅。”这里炅、结、息、脉都属仄声，伤、行（读杭）、阳都属平声，交错押韵。炅字如读作南方口语中的“热”字（接近古音），则音韵甚为协调。而且“寒炅”二字连用，其为“寒热”可无疑义。为此，炅字非仅意义为热，字形可作热，字音亦应读作热。——即“热”的借用字。

为什么借炅为热？炅字上“日”下“火”，古音日与热音近，很可能是从其字义、字音来考虑，就象《素问》《甲乙》中借“崩”为“髀”一样。“崩”字原义为地窖，借用作“髀”；“炅”字原义为光，借用作“热”，其字音自然不能从原字，而应从正字。

既然炅为热的借用字，则《调经论》中的“血并于阳，气并于阴，乃为炅中”；《阴阳类论》中的“炅至以病皆死”的炅字均应该读作“热”。

上海中医学院 李鼎

麻沸散之“麻沸”考释

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名医华佗，曾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用麻沸散麻醉患者，进行开腹手术。对这一记载，中外医家赞叹之余，不由得苦思为什么取“麻沸”作散名。有人解曰：麻沸者就是把药煮开如乱麻一样沸腾，但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里明明写的是麻沸散，并不

是麻沸汤，而服散无需煮沸。法国学者居里安氏在法国学士院报告中有另一解释：“麻沸散是以长时间煮沸成蒸馏调制成的，以麻的麻醉成分为主剂的散药。”这种解释虽然煞费苦心，但有点牵强。而且东汉时期能否有这种制剂方法值得怀疑。然而这种解释却得到了当今一些日本学者的赞同。

其实“麻沸”原应是“糜沸”，乃古代形容极其混乱的形容词，《汉书·王莽传下》中有“今胡虏未灭诛，蛮焚未绝焚，江湖泽海糜沸，盗贼未尽破殄”之句。其中的“麻沸”应作“糜沸”，如陈后主《与詹事江总书》：“梁室乱离，天下糜沸。”

古人书字常以双声叠韵假借，这种情况在汉代尤为多见，医籍里也屡见不鲜，如借“莫”为“暮”（莫暮双声），《武威汉简》：“莫吞十一丸”之莫即暮。借“兼”为“廉”（兼廉叠韵），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》：“上贯膝外兼，出于股外兼”之兼即廉。而麻糜双声，故可借麻为糜，《释名·释饮食》谓煮米使之烂者为糜。“糜沸”就是煮粥开滚，引伸之即形容极度混乱之状。华佗麻沸散的麻沸，即是糜沸之义。即是说服用此散后，脑袋里或心里（心主神明）就象一锅沸烂的米粥一样，昏浆浆的意识混乱，以至失去知觉（具有一定麻醉性的药物，如莨菪，《神农本草经》曰：服后“通神见鬼”，具有一定麻醉性的方剂，如乌头桂枝汤《伤寒杂病论》：“其知者如醉状”）。东汉时，这种以作用来命名方剂的方式在《伤寒杂病论》里也是常见的，如“建中汤”、“承气汤”、“温经汤”、“通脉四逆汤”、“排脓散”、“风引汤”、“下瘀血汤”、“抵挡丸”、“大陷胸丸”等等。

糜沸一词唐宋以后很少有人用它，更不用说把它和麻沸散联系起来，故麻沸散之义沉沦于今。以上解释是否妥当，尚请同道指正。

长春中医学院 郎需才

《华佗神医秘传》“麻沸散”方出自何处

华佗为汉代名医，晋·陈寿著《三国志·魏书·方技传》和宋·范曄著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均记载华佗用“麻沸散”麻醉全身，成功地进行外科手术。后来因不肯以其术侍奉曹操一人，而遭非命。华佗被害时，在狱中欲将医书一卷送狱吏，狱吏畏法而不敢受，华佗遂索火烧之。自古以来医家均认为华佗著作已佚，

时过一千多年,于民国初竟冒出《华佗神医秘传》一书。该书虽称华佗所撰,但无确凿依据,难以令人信服。就书上麻沸散一方而言,系来自清·赵学敏《串雅内编·截药外治门》的“换皮麻药”方。该方谓:“凡欲去皮之疮癬,先服此药,使其不知痛苦,然后开刀,掺生肌药。羊蹄躑三钱,茉莉花根一钱,当归一两,菖蒲三分,水煎服一碗,即如睡熟,任人刀割不痛不痒。换皮后三日,以人参五钱,生甘草三钱,陈皮五分,半夏一钱,白薇一钱,菖蒲五分,茯苓五钱,煎服即醒。”比较《华佗神医秘传》麻沸散同《串雅内编》换皮麻药,两方的药物组成、分量、排列顺序、服法均为相同。

再说《华佗神医秘传》把《串雅内编》的“换皮麻药”下半段“解麻药”一方,移后另立方名,称“华佗解麻药神方”。并云:“施剂以后,换皮后三日,诸症平复,急宜用药解之使醒。人参五钱,生甘草三钱,陈皮五分,半夏一钱,白薇一钱,菖蒲五分,茯苓五钱。”从上述内容来看,两方相同,但令人费解的是《华佗神医秘传》所谓“换皮后三日”一句。查遍《华佗神医秘传》一书,未见使用何种麻药施治于换皮一症,何来换皮后三日?从此推断《华佗神医秘传》中“麻沸散”一方,系取自《串雅内编》的“换皮麻药”方无疑。

福建省南靖县山城卫生院 陈振智

黄连阿胶汤用芍药之我见

黄连阿胶汤是张仲景为少阴热化证而设。对方中芍药的应用,自金·成无己注解《伤寒论》始,历代医家多以敛阴养血之白芍释之。现行的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也都沿袭了这种解释,笔者认为其解欠妥,有违仲景原意,略陈管见如下:

1. 仲景遣方用芍药者应属赤芍,旨在通泄逐邪。南朝齐梁间著名的医药学家陶弘景在《本草经集注》中赞曰:“张仲景一部,最为众方之祖宗,又悉依本草”,《本经》是仲景当时可悉依的药物经典,故其遣方用药皆依之为绳墨。《本经》记载芍药:“味苦,主邪气腹痛,除血痹,破坚积,寒热疝瘕,止痛,利小便,益气。”根据所载的性味功能,表明它应是以疏气破积、活血除痹为主要功效的赤芍。从《伤寒论》用芍药的诸方中可以看出,仲景正是谨遵《本经》旨意,用芍药(赤芍)来通泄逐邪。如“太阴为病,脉弱,其人续自便利,设当行大黄、芍药者,宜减之,以其人胃气弱,易动故也。”就证明了这一点。麻子仁丸、大柴胡汤、桂枝加大黄汤等都用芍药与大黄相配,以加强疏气导滞之协同作用;附子汤、真武汤等用芍药意在通调血

脉以除痹痛之苦。看真武汤的加减法:“若下利者,去芍药加干姜二两主之”,金元医家张元素称“白芍入脾补中焦,乃下利必用之药。盖泻利皆太阴病,故不可缺此。”而此下利却去芍药,即可成为仲景用芍药是赤芍而非白芍之佐证。仲景治疗阴虚导致筋脉挛急之芍药甘草汤乃“苦甘化阴之剂”(见《伤寒论释义》成都中医学院主编),非独芍药(赤芍)之功。

2. 黄连阿胶汤之用芍药(赤芍),功在降气泄热。少阴病,邪从阳化热,煎熬肾阴,肾水不足,无以上济于心,则心气(阳)有余,“气有余便是火”,火扰神明则心中烦闷,卧寐不安。欲求安寐,必当除其心烦,故用黄芩、黄连直折心火,芍药苦降心气以泄热助芩、连之功,鸡子黄、阿胶滋肾养阴,诸药相配以达到水升火(气)降,心肾相交之目的,这里没有瘀血痹痛之证,故用芍药不在通调血脉,而重在苦降。

3. 芍药(赤芍)在该方中降气泄热,可得到以下条文的支持:“伤寒脉浮,医者以火迫劫之,亡阳,必惊狂,卧起不安者,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。”“太阳病,下之后,脉促,胸满者,桂枝去芍药汤主之。”此言表证误用火劫取汗和误下损伤胸阳气,仲景在治疗时均去芍药(赤芍),是虑其犯“虚虚”之戒,从另一方面说明它苦降心气以泄热的作用。

湖北省郧阳地区中医院 黄河清

“头痛塞鼻散”加味临床新用

贵刊1982年第2期载吴震西医师“头痛塞鼻散”治疗偏头痛的报道,受益非浅。笔者按原方治疗偏头痛时,有一患者素有牙痛史,竟“不治而愈”,因此深受启发。故在原方基础上加入细辛一味,经临床观察,治疗偏头痛11例,前额痛9例,牙痛21例,均收到满意效果。

如冯××,男,47岁,干部,1982年9月因偏头痛半月余前来就诊。患者素有牙痛史,偏头痛时轻时重,经服中西药疗效欠佳,心烦不安,昼夜难眠,目露血丝,口苦,苔薄,脉弦数。证为肝火上攻所致,即投用“头痛塞鼻散”,几分钟后头痛渐止,牙痛亦愈。另包药面5克装小瓶备用,连续用药两天,随访年余,未见复发。

此外,据笔者管见,若将原方冰片由7克加至10克,川芎、白芷、炙远志50克改为30克,并加入细辛7.5克。经观察,对偏头痛、前额痛、牙痛疗效尤捷。

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
勤奋中心卫生所 时长才